

【诗歌赛区】

## 寻芳不遇(外一首)

——致GX

□LD-梦源



历经几千年时光  
蒹葭 依然苍苍  
白露 依然为霜  
《诗经》中的那位姑娘  
是否依然无恙

我慕名来此寻芳  
痴心望  
所谓伊人  
却已离开水中央  
我溯洄从之  
不顾道阻且长  
始终没有寻到  
她去的地方  
我溯游从之  
却发现自己  
已迷失来时的方向

此时的彷徨  
此时的迷茫  
屈原的《九章》  
也难形容  
我的这份忧伤

## 《诗经》新传奇



你就是在河之坻  
《诗经》中的那位窈窕淑女  
莲步征尘二十多个世纪  
承载着无数君子的爱意  
皆叹服于你那古典的美丽

我从小就对你熟悉  
《诗经》开篇朗朗上口的文字  
全是形容你的语句  
这个春季  
和你擦肩而遇  
真是人间最大的奇迹

你的前两千多年过去  
我没来得及参与  
你的未来我能否陪伴到底  
如果你愿意  
就让我们一起演绎  
《诗经》开篇新的传奇

情绪是古典的  
情感是现代的

这一组诗从《诗经》的现代意象解读出发,抒发了对于美好爱情的向往以及思古的幽情,情绪是古典的,而情感是现代的。语言平实朴素,意象鲜明,也饱含着浪漫的情怀。蒹葭苍苍中的姑娘,已离我们远去,河畔的窈窕淑女,也已梦隔千年,只有那传奇中的爱情,被我们永远怀念着,好似缠绵的歌声,不绝如缕!

初评委:房伟,文学博士,副教授,硕士生导师,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届客座研究员,执教于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。



## 中国第二届网络文学大奖赛

主办: 山东文学 齐鲁晚报 搜狐  
投稿平台: <http://vip.book.sohu.com/zt/13wlvx/>

【散文赛区】

□王小忠

临行之前,朋友对我说,冬日的阿万仓会给你带来无限苍凉和伤感的。我说,你的阿万仓是一片青青,何况青青阿万仓对我的引诱远远要超出你文本中的描写,所以,我坚决要走一趟,不管天高地远,山高水长。

高原冬日的清晨往往有很浓的雾,天空不再那么透亮而高远,而是一片灰蒙蒙,有点压抑,干燥而寒冷的空气令人时时感到一种憋闷——尤其在玛曲,这荒凉而硕大的草原之上。

多年以前,我想象着玛曲,翻阅朋友们关于玛曲的所有文章——青青阿万仓,风雪齐哈玛,遥远的木西合,我心里暗暗就和它们有了约定,所以,我要逐一去拜访,逐一去感受,那种无法言传的神秘和自己幼小心灵对青藏的认识。阿万仓——一个姓氏,我不敢遥想它千年以前的寂寞,亦不敢展望它千年以后的盛大。凡此种种,感受是自己的,就像现在,我于碎石铺就的通向阿万仓的路上颠簸着,而我不说什么。

第一次进阿万仓,第一次目睹冬日笼罩下的草原,第一次翻越海拔4500多米的高山,突然之间深感人生的仓促和不可预料。缭绕于山间的是绵密奔跑的大雾,它们似乎要吞噬尘世的一切,把所有的秘密隐藏起来,让仇恨看不见冰冷的小羊,让我看不见生命的色彩。枯黄的草尖上悬挂着肥胖的晨

## 寂寞深处的阿万仓



霜,没有阳光的照耀,它们逼迫枯草低下往昔骄傲的头颅。远处的山显得很平坦,奔跑的雾和它一样高,隐隐移动的羊群和它一样高。然而,却没有比它们更高的生命,或者,所有生命都不会达到它们的高度。在寂寞空旷的玛曲草原上游牧的时候,我希望自己是一枚叶片,可以找到深秋的慈爱,也希望是一只孤独的蜜蜂,可以遇见成片灿烂的花朵。因为我知道,当柴火爱上火苗,那注定不是消亡,而是无怨无悔地皈依……

听人说,越过红旗大队就到阿万仓了,可我已越过了红旗大队,而阿万仓依旧飘渺不见踪影。窗外刮起了呼呼的寒风,隔着窗,我似乎感觉到了它的强劲,草原深处的风夹杂着

沉积在凹坑里的雪粒,斜射而来,车窗上很快就形成了薄薄一层冰花。路上不见人迹,寒风追赶着羊群,直到冻得僵硬的一条小溪旁边。那些羊抬起头,深情凝望着苍茫草色,长长的胡须风中不停地飘荡,它们在这广袤的天宇之下,像是高原上最为年老的长者,或是一群土著在咀嚼着最原始的幸福,而我空白的思想怎能托起如此沉重的爱恋?

阿万仓最近下了场雪,但不太厚。太阳出来了,四周的矮山和草原立刻被涂上了一层昏黄的色彩,露出地面的枯草直直地挺立着。望着那山,那水,还有发尖上带有草屑和靴筒上沾有泥巴的牧人,我仿佛步入另一个世界的开端。一切都是

那么祥和而不乏温暖。娘玛寺院位于阿万仓扎西贡色滩中心,静谧而安详,缕缕幽蓝的桑烟缓缓向苍穹而去。我绕寺院转了一圈,四周没有人,却在无意中转身时,撞见了一个身着红色僧氅的阿克(和尚),他的身后是薄薄的雪和茫茫草原,我几欲探问他关于生活的方式,而终究没能开口,只和他对视了一下,他的目光中饱含着质疑。很快,那个阿克不见了,留给我的只是一片空旷和寂寞。四周除了这座寺院,所有的一切在我看来都成了虚无的存在。

草原深处的风又来了。我不能长久地驻足,内心的空荡和虚无一如草原深处的风发出的空洞声响。我突然感到,内心被自己沿途目睹的苍茫和阿万仓四处的寂寞深深地刺伤了。活着就是这样,想象和现实的距离往往会给人带来过多的伤害。我拨不开停歇在上空的阴霾和心灵的寒意,我是一个喜欢怀旧的人,当某一天想起玛曲,想起寂寞深处的阿万仓时,我要在灵魂的日记上写下这样的诗句:

今夜无风。  
草原寂寞的雪夜里,谁来敲门?  
寂寞呀——  
爱的足迹零乱而沉重。  
在空旷的阿万仓,  
我独自吟哦:红尘虚无。

点评

## 一段心灵朝圣的旅程

□微紫

十一月正午的江南,蓝天高远,阳光辽阔而宁静,漫步着,就想起家乡那暖暖的山坡来了。

这样的阳光,必然正一览无余地铺展在鲁地家乡的山野里。十一月,草木已荒芜。土坡、沟畦、石崖间,到处是茂深的白草。那些失去绿色的草茎被阳光照出透明闪亮的肌理,仿佛它们并没枯萎,荒茂着,蓬勃着,是另一种生命状态。

整个山野是辽阔寂静的。土地正在休眠,连同那些遗落在泥土上已枯干成黑色的地瓜秧、豆秧,都用半寐的眼对着一望无际的天空。天空蓝得让人晕眩,在遥远的地方,它被绵延的山峰截断,或与苍茫的大地边缘一同坠入渺茫与模糊。时间与空间,皆不知所终。

就在不久前,十月,山野刚过去一个火热的时节。家乡山野的土质最适合种地瓜,所以多少年了,五月种地瓜,十月收地瓜是家乡农耕生活中的两件

这是一篇纪行,也是一段心灵朝圣的旅程。阿万仓,边地,想象之地,生命开始之地。作者在寻找阿万仓的路上,感受到了苍凉壮丽,也感受到了安详静穆。苍莽的高原,清冷的雪野,枯黄的草地,孤寂的寺院,洁白的羊群,幽蓝的桑烟,甘南这一片充满神性的土地,给世俗生活超越性的凝视。作者没有渲染藏地高原的雄浑奇伟,没有抒发常见的壮怀激烈,生命的高与低,世界的冷与暖,在作者笔下,缓慢拉长成为寂寞而又孤独的天路。关于生活,我们有很多疑问,作者写出了自己内心的困扰、寻找和思索。在人迹萧疏的高原,俗世的一切喧嚣,最终都化作永恒的宁静。

初评委:张艳梅,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,文学博士,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学科带头人,山东省作协特约研究员。

## 凝望山野

大事。每个在这块土地上长大的孩子也将童年与少年裹负其中。五月的星期天,我随大人一起,在火热的风与太阳下载地瓜秧,心中像那些秧苗一样植生着莫名的抗争与奋力。十月的光照使地瓜已完全饱满成熟,不必再等待,要尽快在霜降之前将它们从地下挖出。我跟着大人它们抢收。天天都是好太阳,那地是一块好大的战场。开垦仿佛蚕食,一块块地瓜被一

镰一镰从土里挖出,采净毛须,抚净泥土,装上车,运下山野,把它们送回村庄。山野仿佛地瓜的胎床,五月里我们把它们从村庄移植到这儿,整个夏天它孕育繁殖,养成儿女一大群,我们再把它们接回村庄。我会割秧子,也能抡锄头接替大人刨一会儿,让他们有喘口气的机会。我有时脱了鞋,将脚插在松软的土里。蛴蛄在浓密的地瓜叶丛里不停地唱着。等人循着叫声靠近了,伸出手捂住的霎那,它还一片绿叶的荫下尽兴地

鸣着。有的却很机警,倏地一蹦,潜到更深的叶丛或山草里去了。孩子们便将劳动中的乐趣交付于此。

地瓜收获之后,天气进入深深的秋意。山野裸露出一片荒芜的颜色。人迹少了。只有偶尔拾柴的人,到山坡上放羊的人,挖草药的人。

坡崖上挂满红红的山枣。它们枝丫上长满荆棘,采摘不容易。但是,山野里、阳光下,那些移动的小点,是采摘红山枣的人。他们背上背着蛇皮袋子,腰间别着水壶。满手是刺伤。这是一种劳动,更是一种生命的存在形式。冬日的土地不需耕种,可是人们仍贪恋远足,在自然中留下抚摸的痕迹。

透明的秋风飒飒而过,灰山兔的尾巴在草丛中出没,时见山鸡的彩色雉翎。

连绵在山野里的这些土地有这样高的海拔,无论豆子还是地瓜,间或点缀的谷子、棉花,崖间坡隙的野菊、草,全赖天

赐的雨水养活。无雨的干旱年月,泥土干成沙,却并不妨碍它们的生长。这一年的地瓜将有超强的出粉率,入口有奇罕的香甜味道。野花野草也有异样的热艳,在一片广袤的野荒背景里招摇。

站在地里张望,偌大的山野里劳动的人影都是那么微小,那影子在空气里摇动。是的,在山野的腹地,我看见那些不息地流动的透明的空气。我真的看见了空气,它透明、宏大的流,水纹的形态。我想这就是气息,是这个山野从古至今的呼吸。远处的低地,伏着我们的村庄,它被树木覆盖,葱郁一片。是背后的这片荒芜贫瘠养育了这片葱茏。这就是这片山野的养方式。

家乡的山野,我生命路上的第一块土地,它充盈的阳光让我享用不尽。无论何时,走到哪里,那片阳光总会调出百般生之滋味,以单纯广阔之色充盈我的心中。

点评

凝望  
我们内心的宁静

山野在我们心中。我们凝望的,是我们内心的宁静。  
初评委:孙书文,教授,博士,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,山东省作协文学研究所特邀文学评论研究员,山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,山东省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副秘书长。